

耕耘的一輩

卓人 (高三十五班)

前言—再刊「耕耘的一輩」的緣由

今春三月接到徐世傑同學的電子信，要我為《附中精神—過去到未來》寫一篇「傑出校友特邀專文」。讀完邀函，頗有幾分惶恐。借用三國時吳國使臣趙咨答魏王曹丕的話，附中校友聰明特達者八、九十人，如區區之比，車載斗量，不可勝數。又豈敢忝立「傑出校友」之林？本想寫封「雅意謹謝」一類的回信，但是轉念一想，從 1960 年秋末負笈東渡算起，半個世紀以來，在學界可說是殊少波折。追根溯源，除了幼時先母的教誨之外，便是得益於當年附中老師們的鼓勵和啟發了。

我曾在 1992 年春寫過一篇追憶幾位附中老師的小文「耕耘的一輩」。在那一年前的夏天，一位昔年附中的同窗好友英年驟逝，同學們傷感之餘，寫下一些對亡友和往年附中的回憶，集而成冊，題為《雪泥中的腳印》，分送同學好友。我那篇小文，也收在集中。去年，我也曾寄了一冊《雪泥中的腳印》去附中校史室。除此之外，這篇小文便未嘗付梓廣傳。《附中精神》編者的邀請，陡然令我想，何不借專輯的出版，讓更多的同學和年輕朋友們能捕捉幾許 50 年代幾位附中老師的音容？因此，在徵得專輯編者的同意後，便把「耕」文稍加修改，刪去一些原文中文題之外的文句，錄在下面。文中一些「幾多年前」的數目，乃是從 1991 年算的，如今又得加個二十了，歲月如流水，寧不心驚？

從一九四九年進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初一上甲班到今天已經四十餘年。從一九五五年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高中第卅五班畢業，也迫近四十年。昔人以三十年為一世，回想起中學時的日子，真有隔世之感。少年時心境，有如樹下月華，支離破碎，再難綴成一片。

中學時期，同班的一批記憶最深，其次就是老師們了。初一上的導師依稀記得是金承藝先生。金老師那時正是英年，若非卅餘年前宣統退位，他該是個在北京逍遙的貝子。那能預測風變雲起，竟而在台北做起我們這批毛孩子的老師來？金老師高個子，劍眉入鬢，文筆犀利，一口京片子，在北大時又是排球校手，那年卻剛在愛琴海覆舟。老師落寞，與孩子們在一起的時間便多些。好幾種紙牌遊戲像通關、百分等等，都是課餘在金老師宿舍裡學的。

金老師很鼓勵我們寫文章。有一次獨力舉辦寫作比賽，我也居然得了個第二還是第三。那時班上高筆很多，得獎原不該輪到我的，但是我的「勝利的前夕」一文，寫的是孩提逃難時山窮水盡生死一線的追憶，大概很能引起老師的共鳴吧？還記得老師送我的獎品是幾本書，一本是蕭軍的散文，一本是矛盾的小說，當年大概都是市上買不到的禁書。

對我胡寫亂塗很有鼓勵的另一位老師是王民強先生。王老師好像是梳兩條長辮子，初中時教我們國文。我那時上課不甚專心，作文課時總要胡混到快下課了，才寫個短文或即興新詩敷衍。但老師不但不責怪，反而時有佳評。記得「夜雨」一文，短短一、兩頁，老師畫的紅圈比我寫的字還多。我的童年歲月全在戰爭裡丟掉了，到抗日勝利還都之際，已是母死姊亡，變成了新家裡的一個陌生人。也全靠幾位老師的激勵，才得以留下幾分狂氣。像「在地中海之濱，我看到了喜馬拉雅山之巔」一類的句子，也大概只有當年附中的老師能包容吧。

王老師還有一件給我印象很深的事，便是有關初廿八班的一幕。我們那時是初廿五班，初廿八班多是從遺族學校轉來的同學，畢業在即，何去何從？結果決定以軍為家。我那時自己也興過這種念頭，因此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悲。王老師卻以此為題，談國家的前途和遺族孤兒的迷失，兩行珠淚，直滴到講台上。底下的女同學們和幾位好哭的男同學們也都唏噓嗚咽，一番悲愴。

初二時的歷史課，是熊公哲先生教的。那時國民政府撤離大陸還沒幾年，台灣亂糟糟的，人浮於事。像熊老師那樣的宿儒，居然來教中學生的歷史！在老師自是屈就，在我們則是福份了。要熊老師照標準教科書教歷史，他老人家恐怕不太在行。因此我們那學期的教材是史記。熊老師講起課來興高彩烈，我們也聽得眉飛色舞，有如鴻門宴的陪客。幾次讀中國史、外國史，沒有比那學期更值得回味的。

中學裡對我影響最深的兩位國文老師，一位是李維棻老師，另一位是陸徵麒老師。李老師國學造詣精深，闡釋詩文，駕輕就熟，但對一批半大不大似懂非懂的孩子們，則時有不知該如何管的問題。我們聽課時往往不甚專心，嘖嘖喳喳的有之，做白日夢的有之，看小說的也有之，老師則總是反覆解釋，努力耕耘，不求收穫。記得有一次老師指名背詩，輪到我時，我把王維的「寒山轉蒼翠」背成了「寒山點蒼翠」。老師連說「錯了一字，錯得不錯！」我們的福氣才是不錯！這麼多的老師，都盡量鼓勵我們的創新力！那學期最後一篇作文完卷後，我把作文本送了給李老師留個紀念。過了些日子，有一天傍晚在家門口遠遠看到李老師獨自走來，原來老師是特地來送一本陳致平先生的中國史講義給我。老師走後，我欣然發現這一冊講義所述的正是秦末楚漢之際的故事。太史公所描繪的活生生的人物，又再一度躍現腦際。

說起陸徵麒老師來，許多位高卅五班的同學對陸老師都有一種特別的感情。分析起來，除熊公哲老師教了我們短短的一學期外，其他的老師最多只能算是叔伯輩，陸老夫子則是個不折不扣的祖字輩人物。原因之二是老夫子是個性情中人。有一次陸老師講詩經「蓼莪」一章，邊讀邊解，勿而失聲下淚，原來是老人家想起他的父母親來了。我們這批頑童，那能體會到風吹樹搖的那份無可奈何？我雖稚齡失恃，很小就懂得人情的淡薄，但多添了一份孤僻，卻失去了老師那樣的純情。如今入世漸深，才漸能體會到老師當年那份無可奈何的悲哀。

陸老師對我們最大的啓示，是指出中國的文字是美的，是活的，不是板起面孔來教訓人的。「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」，是何等自然！「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」，

是何等流暢！「片雲天共遠，永夜月同孤」，是何等胸襟！「星垂平野闊，月湧大江流」，是何等氣概！四十年了，回想起當年老夫子教我們的一些詩文，還勃然想擊節高歌，與古人結個忘年交。

我一九七〇年從加州大學休假一年，回台灣大學化學系執教一學期。結束之後，與一批在台北的同學去拜訪陸老師。夫子那時已經告退了，住在女兒女婿家，見到我們自是高興非凡，一一問我們的近況，也每人送一冊老人家新出的「燕塵識小」。臨行之時，老人說有件事要與我單獨一談。進了老師的房間，老師請我在床沿坐下，執手低語曰知道我們班上有位在美的同學猶未聚親，而他老人家有位故友的女兒則在美猶未出嫁，因此得煩請我牽牽紅線，了掉他老人家這一樁心事。我唯唯遵命，但後來一問之下才知道一個在密西根汽車城，一個在加州洛山磯，八千里路雲和月，摩登的時代，業餘的月老，夫子的重託，未能達成使命為憾。

我一九七〇年回台，是一九六〇年出國後的第一次。到台之初就去拜訪江芷江老師。江老師高二的時候教我們化學。江老師學養好，講解清晰，而風度尤其高雅，我對化學的興趣，很受江老師的影響。江老師親自出來開門，我事先沒有告訴老師，不速而至，老師見到我時的第一句話便是「你是王倬？」說來慚愧，我從離開附中，這是十五年來第一次去看老師。台北那時流行課餘去上考大學的補習班，江老師不但在附中執教，也是補習班的明星老師。十五年來教過的學生，何祇千百？更何況我在高中畢業後頗長了幾寸。江老師十五年不見，第一句話便是「你是王倬？」，是的，我是王倬，我是王倬。江老師這四字，是我執教後的最大鼓勵。

從一九七〇年後，我回台灣的次數比較多些，每三、五年一行，而每次也總去拜訪江老師一次。後來江老師來美，也曾在加州柏克萊與我們幾個老學生一敘。一九八六年的春天，老師在報上看到一則關於我的消息，特地說要畫張畫送我。如今提筆重學作文，面對的便是壁上江老師送我的這幅朱竹，上面題的是「龍吟帶雨鳳舞凌風」。老師是告退以後才有空學畫，畫裡竹如其人，虛心堅節，超逸立群。我一九八六年夏回台到中央研究院新設的分子生物研究所做一年事，滿以為能常常拜訪江老師，那知她老人家遊美時心臟病突發謝世。江老師送畫給我的那次見面，竟是永訣。

一九七〇年回台除了拜訪江老師、陸老師外，向玉梅向老師自然也是非拜訪不可的。向老師是我們高中三年的導師，言詞銳利，但對我們相當縱容，只要大處做好，小處總是護著我們。我去附中拜訪向老師，也是不速而至。老師見了我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戟指，也是四個字：「你最頑皮！」我那年卅三歲，也不算小了。回國前寫信給那時台大的錢思亮校長。錢校長是老化學家，大概因此對我特別優遇，聘我為「國家客座教授」，牌子也不算不硬。但在向老師一指禪的功夫下，歲月頓時倒退了十五年，立地還原，一面口稱冤枉，我最頑皮？一面一連串舉出好幾個當年班上頑童的名字來。向老師忽有所悟，終於記起我是誰了：「你是王倬，你最好辯！」余豈好辯哉？余不得已也。

中學時向老師就住在學校附近，沒幾步路就到了。那時老師新添了女兒，我們去看老師，討幾顆糖吃，也摸摸嬰兒的頭。我們有時喜歡跟向老師開個玩笑。記得有次先找了個

賣臭豆腐乾的，駐節在老師家附近。然後一群人去找老師，要老師請客。老師正推說沒東西招待雅客，臭豆腐擔子已擊節而來。老師答應了請吃臭豆腐，大家又追問一句「限吃幾塊？」老師剛說隨便你們吃幾塊，便有同學進來報告說一擔一共只有三百塊，是否得再叫一擔？急得老師忙說「限吃三塊，限吃三塊！」也難怪老師數十載後，見到高卅五班的便會想起「你最調皮」來。

我最近一次回台北，是一九九〇年的夏天。很幸運的是能與幾位卅五班的老友請到向老師來午餐。老師因癌症動過手術，但氣色很好，談笑如昔，不像七十幾歲高齡的人。老師知道我能飲幾杯，特地帶了瓶法國超級陳年白蘭地來。問起我背痛的毛病，還當席示範了一種矯正脊椎骨的運動。誰知道老師不久之後就永別了？

從一九四九年進附中後，幾乎就沒離開過校門。從一九六六年執教開始，十一年在加大，十五年在哈佛，前後也幾乎是一世了。由化學而生化，而生物物理，而分子生物，可說是常得與天下英才共覓學海一粟的樂趣。但我有時會有個癡想，何不那年去找班像我們當年的頑童來教教？我要教他們唸「黃黃其牛」，從「黃黃其牛，秀髮如流，何不開溜？與子偕遊。」（驚艷章）到「黃黃其牛，欲語還休。雙鬢飛雪，夫復何求？」（斜照章），中間可由孩子們自由發揮，黃他們自己的牛。各黃各的牛，同黃天下之大牛，豈不是人生的一樂？我要帶他們去海邊，極目遠望，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看到每一個人心海裡的喜馬拉雅山！我要做他們的導遊，引導他們到細胞裡面去看看生命的美麗和活力。如是淒風愁雨的日子，也許就板個正經，教他們怎麼樣「安富樂道」--國人也可憐，幾千年來體會了不少「安貧」的訣竅，卻鮮有「安富」的訓練。否則為什麼現在社會富足了，卻變得橫眉豎眼的多，謙讓有禮的少？想起我們當年做頑童時耕耘的一輩，如今誰在繼續他們的使命？
（寫於一九九二年春）

附：作者簡略

王倬，字卓人，祖籍江蘇金壇。幼時由於戰亂，數度輟學。1949年考入附中，先後在初25班和高35班共六年。台大化學工程系畢業後赴美，改習化學。1964年獲得密蘇里大學物理化學博士學位後，到加州理工學院 Norman Davidson 教授的實驗室工作，從此開始了他一生在 DNA 領域的研究。1955年應加州大學 (Berkeley) 化學系聘，從助理教授做起。1969年昇任副教授，1974年昇正教授。1977年復應哈佛大學聘，加入生化暨分子生物系（後改稱分子暨細胞生物系）任教，前後歷二十八年。

王倬教授赴美後曾多次回台，1970年曾在台大任「國家客座教授」一學期，開課引介 DNA 和 RNA 化學，和生物物理學 (Biophysics)。80年代中期，王教授更積極參與中央研究院成立分子生物研究所的籌備和規劃。1986年，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大樓完工，他徵得哈佛大學的同意，回台十四個月，負責百事代舉的分生所的行政和研究工作。1987年秋回到哈佛，次年起擔任 Mallinckrodt 生化暨分子生物學講座教室，一直到 2005年退休。

王倬教授的研究工作享譽國際四十餘年。1982 年入選中央研究院，1984 年入選美國文理學院 (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)，1986 年入選美國國家科學院。歷年來發表學術性論文約二百五十篇，也曾與他 Berkeley 的同事合寫過一本教科書 **Physical Chemistry: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in Biological Sciences** (1978 年初版，2013 年第五版)，除英文外，並譯有西班牙文和日文版。他的一本專著 **Untangling the double helix: DNA entanglement and the action of the DNA topoisomerases** (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, Cold Spring Harbor, NY)，在 2009 年付梓。同一年也應美國生物化學年覽 (Annual Review of Biochemistry) 的邀請，發表一篇自傳 **A journey in the world of DNA rings and beyond**，回述他的早年和他赴美後的研究工作。